

# 这块独一无二的石头的孤独宣言

冯天林

(北京化工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 100029)

**【摘要】**被弃青埂峰下的石头失去了“补天”的机会，却走向自我的觉醒。同时标志着贾宝玉自主、独立、爱、自由意识的觉醒，更意味着对寻求安全感的否定。当贾宝玉意识到在世界中不可避免地被弃时，意识到去富贵乡走一趟是一种毫无安全感的冒险时，只能在精神上寻求一种慰藉和归宿。我们看到尽管贾宝玉是贾府和《红楼梦》整部小说的核心，然而在他的身上，在贾府的每个角落，都有他“流浪”的影子。

**【关键词】**《红楼梦》；觉醒；否定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8.1539

如果让贾宝玉一段人生宣言，他会怎么说呢？

他不会这样说：被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让我成为我唯一的选择。我孤独，我自由，我有最宝贵的时刻，我不是向全世界宣布；我是补天的代表；而是宣布，我是独一无二的石头了，世界只有一个我，我不代表任何意义，只代表我自己。

《红楼梦》第一回写道：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被弃青埂峰，没了成为“补天”的一份子，失去了“补天”的机会，贾宝玉失去了可能融入“体制”的可能，失去了不用自己思想和无所欲的机会。没有象一个开始走向独立的孩子离开母亲——自然——的怀抱，人不会有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宇宙和人生就是混沌一团毫无界限，分不清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主体与客体，也分不清感性、理性、善与恶、是与非。如果没有“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就没有分裂与对立也就不会有冲突，没有冲突就不会有恐惧和痛苦，没有恐惧和痛苦就不会感情和精神的超越。庄子把无知的混沌状态视为生命的极致。我想，天塌了也许是人类的一种期待，人不是只为活着才出生的。人还有对生命活力的追求，这种追求意味着要分裂，对分裂与冲突的自发性的狂热。这也注定了人的悲剧命运。被弃青埂峰焉知不是贾宝玉的一种期待。

我想，只有当你通过自己的存在内在地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于任何人的个体之时，你才领悟了你的存在。

没有机会“补天”，同时标志着贾宝玉自主、独立、爱、自由意识的觉醒，更意味着对寻求安全感的否定。当他意识到在世界中不可避免地弃时，意识到去富贵乡走一趟是一种毫无安全感的冒险时，只能在精神上寻求一种慰藉和归宿。我们看到尽管贾宝玉是贾府和《红楼梦》整部小说的核心，然而在他的身上，在贾府的每个角落，都有他“流浪”的影子。

我也觉得“补天”的石头来贾府就是流浪，从出生到出家。他在贾府的归宿是暂时的，其实人的任何归宿都是暂时的，即使贾宝玉死守贾府，也无法改变他内心的流浪状态。我们看宝玉出家时的一段文字：这时只听他们三人中不知是谁作歌道：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天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如果没有一僧一道远远而来，这块灵性已通，自怨自愧的石头也许会自己修炼成佛。当初跟随着牟尼五个苦行僧而离他而去。无奈中的悉达多独自一人来到菩提迦耶的一棵毕波罗树下，盘腿而坐，总结过去的经验，并重新调整思维方法。经过数天苦思，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觉悟，立身成佛，号称释迦牟尼，那年他只有 35 岁。贾宝玉在青埂峰下会不会独自成佛呢？

我觉得会，因为他有慧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慈悲属于无目的、无动机、无对象也因此而无界限、无局限的“无缘慈悲”，无故慈悲，因此，宝玉这颗心可称为慈无量心，悲无量心，爱无量心。心在慈悲最高境界。”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俗人常有的生命机能，如嫉妒机能、算计机能、贪婪机能、仇恨机能、猜忌机能、报复机能等等，这种生命的特殊性，便是佛性。离家出走之前，他与薛宝钗进行一场辩论，论辩中他又说：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之心又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嗔在贪、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既要讲到人品根根，谁是谁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

远远而来的一僧一道像是有意和无意的“骗子”。《红楼梦》中写道：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灵性的好。须得再炼上几回，使人入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携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贾宝玉命运因此而变。

这块石头的出生每个人一样。每个人的出生都带有偶然性，出生并不能有个人决定，他是被抛到这个世上，当他一方面面对不属于他个人的、有既定的现实和人们所构成的世界而感到陌生之时，另一方面又因世界和人生的不可知而感到一种没有寄托的恐不安、焦虑和厌恶之时，就会直觉到无意义的存在，直觉到自己是一种无内容、无母的，无终极归宿的空虚。

我们来分析分析贾宝玉在贾府的表现。在贾府，虽然贾宝玉的存在必须置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之中，但并不是个人只有无条件地顺从社会才能存在。人与人的爱，是一种冲突，并通过冲突才能实现。贾宝玉拒绝了传统观念、社会规范、父母殷望，并且这一切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然而如上所说，分离出来便意味着无所依托。假如他能够按照社会规范塑造自己的话，他完全可以安身立命，博取功名，不受精神流浪之苦，虽然这是以丧失真我为代价的，但在本已无我的中国社会，这实际上并不算太大的委屈。然而现在呢？灵性已通，什么是呢？

通灵宝玉唤醒人们从异化状态中回到真实的自我，珍重作为具体感性存在的人自身，争取一个合乎人性本然的生存状态。虽然这种对自我的追寻及其对社会规范的否定，具有明显

的历史规定性。但是，贾宝玉对真正人的生活向往却是一个有着普遍而永恒意义的课题。自由解放迄今还只是我们只能希望的远景，压迫机制，即通过权力和经济的控制而导致的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社会过程仍将长期伴随着人类。人的全面发展、人性实现等永远只是个理想。在严格的意义上，“只要文明存在，压抑和不幸也就必然存在。”于是表现人类自由的梦想就成为文学艺术的普遍主题。尤其是在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多余的压制”改头换貌为“必须的压制”，社会对人的统治和剥夺表现得最为充分而又不十分巧妙。贾宝玉的反抗也就特别紧张迫切、忧伤美丽，他永远在抒发着所有受着专制、压抑、控制之苦的人类的心声。贾宝玉不是生活在虚无一物的空幻中，而是生活在贾府的世界上，生活在贾府的社会环境之中，也就是他人之中，研究个人就必须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生命化哲学是在全力肯定个体存在的前提下理解个人与人们之间的关系的。虽然个人必然被抛入环境或既定的现实——他人——之中，虽然个人不能不与人们发生某种关系，但是这绝不会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和谐，而是在根本上无法沟通的冲突。我们看到，贾宝玉并不是宿命式的成为

人们中的一员并受制于社会的同一化。人们为个人的自由设置了阻碍，正因为有阻碍，贾宝玉争取个人自由才显得有活力显得可贵。个人被判定为自由，这意味着个人被判定要通过与他人、个人、社会的较量而获得自由。意味着个人必须以自己的力量去对抗来自他人的威胁，去粉碎社会现实强加于个人的规范、法则、意义和价值。尽管这种对抗常常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关键在于对抗的结果如何，而在于对抗本身，对抗过程就是自由本身、就是个人争取自由的过程。个人与他人，与贾府的对抗就是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标志。一方面，贾宝玉要冲破强加于他的一切既定现实而选择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贾府要同化反抗中的贾宝玉，将他纳入大众化的统一模式中。人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只属于自己，越独特越好；人们则要求个人从属于共同的生活，越一般越好。在这种个人与人们所进行的自由和反自由的对抗中，生命哲学毫无保留地站在跟人一边。与“孤独的个体”相对的是他的社会环境。克尔凯郭尔在《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中说：哪儿有公众，哪儿就有虚伪性；——即使每一个私下里各为自己的个人掌握了真理，但是，一旦他们都聚集在一个群里，——任何一个有决定性的的大事由它解决的人群，一个进行表决的、吵吵嚷嚷、喧声震天的群体——那么，虚伪性就立即显示出来。

在贾府，超出公众的一员最容易，只要你愿意，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接受既成文化、环境和别人早就为你安排好的命运、位置。你可以按照人人遵守的标准，跟着人群移动。这样做人，平静而无内心的骚动，安逸而无面临孤独的危险，省力而无拼搏的艰难，因为社会就是为了把价值赐给那些并不想有个人生活的平庸者，而高贵的人则是对抗芸芸众生的、不遵从流俗的强者。“主人道德”就是一切由个人做主，不顺从任何人，而“奴隶道德”就是一切服从他人，没有任何自主。前者要求人人永远做超于众人之上，独立于世俗道德之外，后者要求永远在众人之中，受世俗道德所左右的人。

用世俗人的眼光来评论贾宝玉的，而其实际内涵却是用反语写出了一个光辉叛逆者的超脱世俗的思想和性格。其实不必从反面看，从第一首词的正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是肯定宝玉有叛逆性的，“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人应该对抗“人们”的同化而成为自己。他不能逃避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哪怕是痛苦的、动荡的。他不是佛，而是个有独特的人。他不想驾驭别人，也不想被他人控制。他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人们”的幸福，而仅仅是完成独特的自我。他准备随时反抗一切有碍于个体自由的“人们”。“踏实的人”和“不踏实的人”的区别就在于：怎样面对“人们”，是独立于外，还是没身其中？是对抗还是顺从？

贾宝玉决心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过着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而他的“神性丧失”并且背离宿命结构的企图，多次通过他对其瑰丽所在的通灵宝玉的有意疏远甚至深恶痛绝表现出来。在作品中我们多次看到了他对脖子上挂的那块通灵宝玉的敌视，甚至不惜夹杂摧残之。黛玉投奔贾府，他演出了摔玉之举。“……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摔玉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问黛玉有玉没有。而黛玉回答说：“我没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儿，岂能人人皆有？”这实际上是在宝玉的价值系统中以黛玉为代表的曼妙的世间生活与以灵玉为象征的空幻的世外生活，即入世与出世之间的一次大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贾宝玉选择了主动的孤独。这块石头开始的孤独，是被抛弃。孤独不是被社会所抛弃并希望重新回到社会的被动孤独，而是主动抛弃社会，从而超越社会的能动的孤独，这样的孤独才具有个体自由的深度和价值。能动的孤独只靠靠个人的生命力的全部启动才能获得。

贾宝玉的冲突是他的本能所必须的，换个角度说，痛苦是生命的动力，离开了冲突和痛苦，贾宝玉便成了“补天”的石头。充实的生命宁可在冲突中痛苦地完成，也不愿在平静地死一般的沉寂中完成。

贾宝玉的悲剧既不在命运，也不在社会，不在任何外在于人的根源之中。人的悲剧就在于人本身，生命就是原罪，原罪就是苦难，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苏缨.王国维点评红楼梦[M].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

# 西藏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徐楠

(西安文艺艺术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14)

**【摘要】**当前，传统文化产业向数字文化产业变革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却面临着挑战。本文探讨和分析西藏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查找西藏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旨在提出促进西藏数字文化产业高效发展的对策，包括制定数字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实施“互联网+藏族文化+”的文化发展模式、完善数字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要素市场以及运用“三区人才”培养计划。

**【关键词】**数字文化产业；数字经济；西藏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8.1540

##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已成为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部发布的《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数字文化产业的定义及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呈现出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和消费个性化等特点的文化产业。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价值文化产业链提升以及建立我国文化产业核心竞争优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由于存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认识不足、数字文化产业结构不健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及管理体系混乱，数字文化人才缺乏等问题，各地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仍存在明显差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如何因地制宜的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是提升我

国数字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增强我国核心文化竞争力的重要理论和现实研究问题。

近些年，数字文化研究已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点。吴承忠（2019）从5G时代来临的视角，探讨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和趋势。范周（2020）提出了数字文化产业需要注意的核心问题，包括：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新的供给协调、原创内容文化与产业链的配套、文化网络应用及内的区域均衡发展等。范玉刚（2019）从宏观和战略层面上分析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在、问题和未来趋势。但总体来看，现有关于数字文化产业的多数研究仍将国家层面的数字文化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少有针对西部地区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以西藏地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西藏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在、问题和未来展望。

西藏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包含哲学、宗教、藏传艺术等门类，